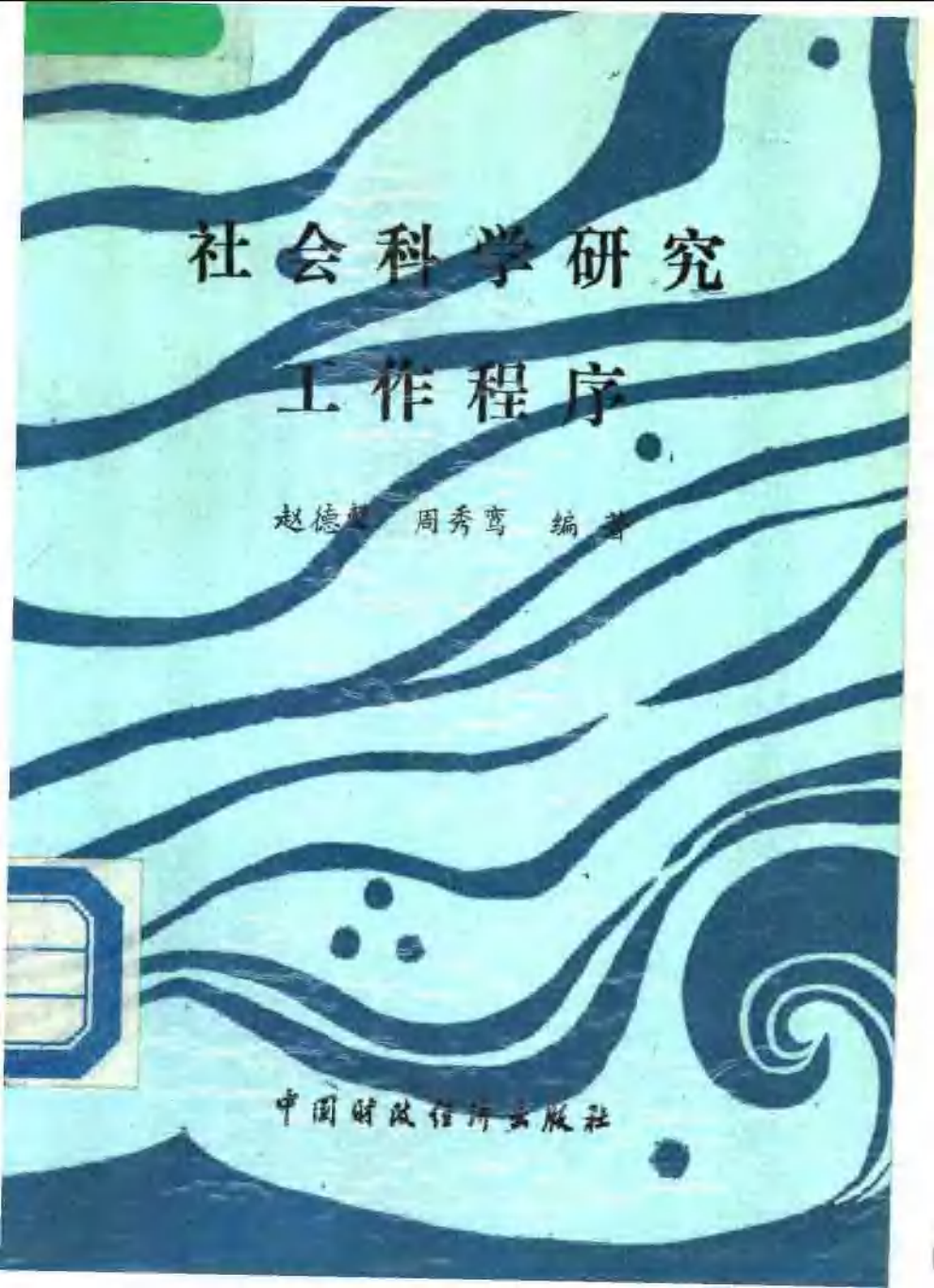




社会科学研究 工作程序

赵德超 周秀鸾 编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程序

赵德馨 周秀鸾 编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程序

赵德馨 周秀鸾 编著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大佛寺东街8号)

中南财经大学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 3.5印张 75,000字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 武汉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统一书号: 4166·891 定价: 0.75元

目 录

引 言	(1)
一、选题	(4)
二、温故而创新	
——研究已有的成果	(17)
三、学习理论	(24)
四、搜集文献资料	(33)
五、实地调查	(46)
六、整理资料	(53)
七、分析综合	(66)
八、撰写论著	(87)
九、人民的事业——科研态度	(94)
后 记	(104)

引 言

最近几年，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即有志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人非常广泛，超越了传统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部门。按年龄结构来说，主要是中青年。数十万大专院校的中青年教师踏上了这条路；数十万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在找门而入；特别是实际工作部门、工厂和农村的中青年，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积极地参与研究社会问题，作出了贡献。社会科学的发展，希望在中青年。

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与多数自然科学不同，不需要特殊的实验室、农场与仪器设备，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可以开展研究。可是，社会科学又是一个门类繁多，范围广泛的学科。刚刚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同志一定会感到课题如海，不知从何下手，必然会考虑“研究工作从哪里着手”、

“如何进行研究才能早出成果”等问题。这些问题统属研究方法的问题。本书在这些方面作了一些探讨，或许能回答这些同志所关心的某些问题。

在正式探讨研究方法之前，先要对科学研究有一个正确的理解。科学研究是在学习前人积累下来的知识的基础上进行的对未知的探索，是对人类知识的继承和发展。它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人们要想在这项创造性劳动中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掌握正确的研究方法就非常重要。古今中外，凡在学术上作出重要贡献的人，都是极为重视研究方法的。着手

研究一个课题时，最初的困难往往在于缺乏研究法。科学是随着研究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科学研究水平随着提高一步。因此，对于每一个科学研究工作者来说，头等重要的任务是制定研究法。爱因斯坦介绍他成功“秘诀”的公式是：成功=艰苦的劳动+正确的方法+少说废话。马克思也是极为重视研究方法的。他的全部成功，首先在于将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改造为唯物辩证法的研究方法上的成功。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将社会学科变成科学，首先也是由于方法论上的突破，即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社会。列宁对此作了高度评价：“用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来改造全部政治经济学，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注意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做了最重要最新颖的贡献的地方，这就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英明地迈进的一步。”^①所以，正确的研究方法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入门的钥匙。

为什么研究方法如此重要呢？著名经济学家傅筑夫教授在给研究生上第一堂课时，首先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仙人，手指能点石成金。名声传出去后，许多人都抱了石头来请他点化成金。抱小石头来，点成小金块。抱大石头来，点成了大块金子。仙人应接不暇。人们抱来的石头也越来越大。只有一个来访者没有带石头来。仙人问他为什么不带石头来。他说：“我要的不是一大块金子，而是你那点石成金的手指头。”在科学研究中，研究方法就好比那“点石成金的手指头”，它是出成果的关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

① 列宁：《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列宁全集》第19卷，第558页。

的人才，应该是有能力发现新问题、分析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智能型人才，是掌握“点金术”的人才，不应是肚子里装满了许多现成知识却无力研究新问题的知识型人才。知识要学，但只学一些现成知识而不去创新，那么知识就不会得到发展、社会也就不会进步。在当今社会突飞猛进、知识更新极快的年代，只跟在后面学习现成的知识，那只能永远落在别人后面。如果掌握了研究方法，那么，在遇到新问题时，你将会胸有成竹，运用已有的知识去分析它、解决它，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为人类知识宝库增添新的知识。因此，学习和掌握“点石成金之术”——研究方法，对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和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来说，都是大有好处的。它将能为我们开阔视野，增强研究和解决新问题的能力，为攀登科学高峰、提高工作效能奠定基础。

研究一个社会问题，在工作程序上，一般可分为选题、研究前人成果、学习理论、搜集文献资料、实地调查、整理资料、分析综合、撰写论著等八个步骤。这几步能否走好，都与从事科研的态度有关。为了便于读者学习，本书将按照研究程序的自然顺序和科研态度，分九部分加以介绍。

一、选 题

选题就是确定研究对象，选择要解决的问题。狭义地说，是指选定写文章或著作的题目；广义地说，是指选择研究领域，确定科研方向。这里着重介绍后一种意义上的选题。

选题在科研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起点，也是科研的起点，因此，选题是科研的第一步。选题确定一段时间内科研的任务，学习和思考的中心，精力聚集的焦点。选题不当，对个人来说，是劳而无获；对社会来说，是浪费人力和物力。选题的好坏能影响科研的成败，所以，选题要非常慎重。

万事开头难。选题就比较难。难在何处呢？难就难在要选好一个题，必须知道有哪些问题为人们所未知。因为科学正是要研究人们所不知道的东西。要了解有哪些问题尚未解决，这需要作学术性的调查研究。对调研者来说，需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作准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选一个什么样的题目，本身就是一项研究工作。科研工作从选题开始。是否善于发现、提出和选定课题，即自己会不会提出真正创新的问题，是一个研究人员学识、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表现。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提出一个新的能标志着科学真正进步的问题，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选什么样的题代表着选题者的学识水平。一般地说，初次从事

科研的同志，往往很难选好课题。为了不走或少走弯路，最好能请人指导。到了有一定的科研经验和较丰富的学识后，自己就能找到一个合适的题目进行独立的研究了。这是研究人员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之一。

知道哪些问题尚未解决是一回事，这些问题现在是否急需解决，有无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当前能否解决，特别是你或你所在的科研集体能否解决，则是另一回事。因此，为了选好题，要研究并处理好它们之间的一系列客观和主观的条件关系。也就是说，要遵循一些重要的原则：

（一）价值原则或社会需要的原则。衡量科学价值的标准，是由这个时代这个国家的要求决定的。一门学科、一个问题的价值，在于满足当代社会需要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原则也可称之为客观需要的原则。选题应该根据客观的需要来确定。客观的需要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诸如生产、建设的需要，经济管理的需要，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学科发展的需要，国际交往的需要等等。选题时，要善于找出那些在自己研究的学科中，社会需要最迫切的即最有意义的问题。我国现阶段的总任务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客观的最大需要，也是社会科学研究总课题。凡是与这个课题有关的，无论是直接地或是间接地有利于实现总任务的，就是有价值的。为此，选题要求有敏锐的时代感。在学术史上，对当时社会进步起过重要作用的著作，影响深远、留芳后代的著作，几乎都是选了有强烈时代感的课题。对于时代感，要有全面的、正确的理解，不能采取“立竿见影”的立场、狭隘的观点、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社会科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中包括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发展科学等多方面。有些基础理论的研究不能直接应

用于现实，似乎与总任务、总课题无直接联系。但是，没有它们，社会科学便不能发展或不能很好地发展。因此，对它们的研究也是有社会价值的。

文贵新。新，要从选题开始。选题要力求新。一般地说，新课题的社会价值高，因为新课题往往是当前社会生活中产生的急待解决的新问题。如：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特点，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经济发展战略，经济效益、发展速度与比例的关系，等等。针对社会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总结实践中的新经验，提出新见解，能给人以新的启迪。另一类新课题是学科发展新提出的问题，如学科领域中未解决的关键问题，学术领域中的空白处，以及学科边缘地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是社会迫切需要的。对于那些已被别人研究过、讨论过的老课题，如果尚未解决或没有完全解决，也可以从新的侧面、新的资料、新的方法、新的角度重新加以研究，做到老题出新意（或纠正流行的说法，或补充已有的结论），也是有社会价值的。

（二）可行性原则或客观条件允许的原则。选题要将客观的需要和客观的条件很好地结合起来。这里所说的客观条件，包括指导者的专长，研究集体的力量，单位领导人的思想境界，科研经费的多少，图书资料设备条件，教学任务的轻重，等等。各类研究人员（在高等或中等学校任教的教师，在企业或党政机关工作的人员，在科研单位担任专职研究的人员），在选题问题上既有一致的方面，又各有不同的特点。教师的选题不仅要有利于两个文明建设，有利于科研成果向生产和社会管理的转移，而且首先要有利于教学，有利于科研成果向教学转移。这指的是有利于补充或更新教学

内容和试验手段；有利于形成和发展新的边缘学科，开出新的课程；有利于培养学生（或研究生）的创造思维能力，以及使科研过程教学化，使教学和科研成为一个整体。因此，教师选题，应较多地着眼于教学内容中的薄弱环节。教学内容中的薄弱环节往往也是该学科中没有被深入探讨的、尚未解决的问题。教师对学科中的薄弱环节与空白处最敏感。这是教师在选题方面的长处之一。这样，教学与科研可以相辅相成。

对客观需要和客观条件的了解，除了亲身经历（调查、教学、参加会议、……）得到的信息外，还要特别注意收集学术情报。每个研究者最好自己有一套关于本专业研究课题的索引。另外，还要对学术情报随时进行分析。举历史学为例。1981年，有人对建国以来报刊上发表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论文进行统计分类，发现在4000多篇文章中，有2000篇是关于太平天国的。1984年，有人分析了1977—1982年发表的有关隋唐五代史的近1200篇文章，看出对唐代前期的研究十分集中，而对唐代后期，特别是对五代十国的研究十分薄弱。1985年，又有人对1977—1981年发表的中国史论文作了统计，在18000多篇文章中，古代史占63%，近代史占21%，现代史占16%。了解和分析这类学术情报，有利于确定选题。有些单位，如情报研究机构、党政机关、专业公司、出版社、学术刊物编辑部，或对客观需要很敏感，或掌握的学术情报甚多。同它们保持经常的联系，当能获得大量的信息，对选题很有好处。

（三）因人而异的原则或量力原则。选题时还要估量主观条件，包括本人的学识基础、科研能力、年龄、身体状况、能用于科研的时间、兴趣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学识基

础，如理论修养、专业知识、知识面、古汉语、外语等等。如果不懂古汉语，最好不研究中国古代的课题。如果不懂外语，最好莫选研究外国的课题。专业知识包括对将要研究的课题的全局和它的来龙去脉需要有初步的了解：关于这个问题，前人或同代人已经做了一些什么工作，达到什么水平，还存在哪些问题有待解决，其中关键问题是什么，在当前阶段解决它的可能性如何，现在有哪些单位、哪些人正在研究它，他们运用何种研究方法，等等。就这方面知识的掌握来说，是属于本人专业知识水平问题。就其内容来说，是属于客观情况。一个有志于做科研工作的人，要对本学科领域内以至相邻学科领域内的这些情况经常作调查研究，碰碰摸摸，以便发现可以攻破的方向或突破口。一般地说，了解人家做了什么工作并不困难。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前人在哪些方面没有探索过，自己（或所在科研集体）现在可以做什么。实事求是地估量主观条件，才便于做到量力而行。当然，在选题以后往往还需要对自己的知识结构作必要的有计划的调整 and 补充，以适应课题的要求。但是，选定的目标必须是经过努力能达到的。否则，选了一个自己拿不起、啃不动的课题，弄了一段时间出不了成果，容易影响科研的信心和兴趣。

不同年龄的人应有不同的选题策略。50多岁的人，不要选那种需要二、三十年收集资料、分析综合才能完成的课题。有些学者的著作，有上卷，无下卷，事业未竟，已离人世，原因常常在此。对多数人来说，应该选择估计短期（最好不超过10年）能够解决的问题。不同年龄的人经历着不同的时代，时代带给他们许多有利、不利条件和先天、后天的优缺点。现在四、五十岁左右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外语和

数学基础不足是其弱点。二、三十岁的青年，不谙古汉语、知识面窄是其弱点。如果你能在同龄人中，有别人不具备的有利条件和优点，在选题时就应该充分考虑这一因素，以便利用和发挥它。这对国家、对自己都是有利的。

选题要讲兴趣。因为科研要求探求真理，是一项艰苦的劳动，需要长期学习和研究，没有兴趣，是不能坚持的。对一个课题完全不感兴趣，是难以研究好的。兴趣，从心理学上说，是指一个人力求认识、获得或爱好某种事物的稳定倾向。对某个问题的兴趣，是促进我们学习和研究它的动力。孔子说得好：“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发愤忘食，乐而忘忧。”科学研究中的兴趣，来源于对未知的好奇心与探索未知的实践。许多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对某个问题，最初不甚了解，说不上有兴趣或无兴趣；钻进去后，兴趣盎然，锲而不舍。兴趣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因此，不能强调那种先验的兴趣。对科研的责任心和对事业的兴趣相结合，必将凝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推动力，驱使我们去探求真理。

全面地分析主客观条件，在比较中发现自己的最佳才能，目的是为了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优势。在研究中，应该选择那些客观上迫切需要、条件基本具备、自己有能力而且有兴趣担负的题目。

（四）大小适中或难度适中原则。何谓适中？这里指的是难易适度和今后有发展前途的课题。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区分课题，把它们分为老课题、新课题、大课题、小课题等等。不同类型课题的难易处是不同的，这是选题过程中必须考虑的因素。

人们有时之所以会选一些老课题，是因为它虽然被许多

人研究过,但问题没有解决或没有完全解决,或者是在新情况下应该重新加以研究。例如,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等等,都属于这一类问题。这类问题,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和有关资料已收集得比较齐全,各家各派的意见已发表得比较充分,问题的核心所在已被揭示得比较明显。这是研究此类课题的有利条件。可是,要求再深入一步,提出新观点,也就比较难。研究此类问题,要得出新的结论,是需要一定条件的:或者在作为指导的理论上有所突破,或者采用前人未曾采用过的研究方法,或者是占有了新的资料和新的试验手段。如果不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不要贸然地选这一类老课题。

研究新课题的好处是,只要有所得,就是新的见解。当然,新的见解不一定是正确的、最后的见解。后来研究者往往会拿最初研究者的见解作为批评的靶子,这是学术界的正常现象。研究新课题的难处,在于没有或几乎没有前人的成果可资利用,从经典作家们的论点到资料,一点一滴都要自己从头做起,搜集精选。这是需要花费很多劳动的。

课题的大与小是相对的。相对于中国古代哲学史来说,宋代哲学史是个小题。相对于程朱理学这个课题来说,宋代哲学史则是大课题了。有些课题,单枪匹马研究,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这类课题不宜由个人承担,最好是由志同道合的人组成的固定课题组来研究,这样可以早出成果,对一个问题的研究有始有终。无论是由集体或个人承担,都应将这样的大课题分为若干小课题(专题),或由集体中的人分工研究,或自己分阶段研究。这是脚踏实地、稳扎稳打的做法。

一般地说,大题较难,小题较易。但也不是绝对的。在某些学术领域,题目愈小愈难研究。因为很难找到有关的资

料，或者需要极为专门的知识与设备，或者必须掌握十分细致的、特殊的研究方法。在一般情况下，初做研究工作的人，宜于选择低层次或较小的子系统作为研究对象，即从小题着手，也就是从容易处做起。从小题着手，是不是从无重大意义的小问题着手呢？不是的。小题不是就其意义说的，而是就研究对象的范围说的。选择小题作为研究的课题，必须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它有无重要的现实、历史、理论的意义；二是它有无发展前途，即能否为下一步进入研究大课题准备条件。只有从高层次、从事物的整个系统着眼，才能看清楚小课题的这两个方面的问题。50年代，在讨论历史学研究选题时，有人提出，象“洪秀全有没有胡须”这样的问题可不可以进行研究。有的学者认为可以。因为将来如果拍摄有关洪秀全的电影，他有没有胡子就成了一个问题。有的学者认为，这种问题作为看书时留心注意的知识，是可以的，作为研究课题，大可不必。因为它与社会发展规律没有关系，与太平天国革命以及洪秀全个人事业的成败也无必然的联系，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对下一步研究并无多大意义，属于没有发展前途的课题。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选题上，只有从大系统、高层次上着眼，知道每一个子系统、低层次在整个系统中的地位，以及每个子系统、小课题与其他子系统、小课题的关系，与全系统的关系，这样，才能抓住对解决大问题有关键意义的小问题，选出有意义的、今后有发展前途的研究课题。

从小课题着手，从认识论的角度说，是与人们的认识发展过程相一致的；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说，是与弄清问题的科研程序相一致的。认识一个事物，总是从局部、个别、特

殊、具体开始，然后发展到整体、大量、一般和抽象。一个大问题、大系统，包括许多子系统和层次。只有把大问题、大系统所包括的各个子系统和层次弄明白，才能把这个大问题弄明白。从低层次、子系统着手，也是与人们科研能力提高的过程相适应的。科研能力是在科研实践中逐步提高的。一般说来，比起大问题，研究并解决小问题，终究要容易些。初次搞科研就搞一个高层次的大问题，往往力不从心。即使是长期搞科研的人，在从事一个新课题时，不了解各个具体方面，也掌握不了全局。从小问题入手，既锻炼了科研能力，又为弄清大问题作了准备。因此，这是一般情况下选题应遵循的原则。从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现状来看，某些学科的弱点正在于，长期以来，研究的都是高层次选题，缺乏对低层次的研究，因而不深入、不具体、不准确，没有为学科的发展奠定扎实雄厚的基础。高层次选题的研究也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争取从大课题，从高层次着手的办法。从小课题着手的办法，是突破一点，解决局部问题，使局部的进展有利于整体的进展，最后导致整体问题的解决的办法。科学研究中的大量工作，大多数研究者的力量，是用在这类从小课题着手的基础研究工作上的。当然，仅有局部的分析，没有整体的综合，作为一门学科来说，也难以有迅速的进展。一门学科发展的重要标志，终究表现在综合成果上。只强调涉及局部的专题研究的重要性，轻视综合工作的意义，是不妥的。因此，对某些问题来说，在局部的研究已取得进展，为综合工作准备了条件，非作综合工作便不能前进，或客观上有作综合工作的强烈要求的时候，也可以从综合入手，选择较大的课题进行研究，由综合出成果。

一个人如果能从20几岁开始研究工作，最好在头5年至10年左右，研究一些低层次、具体的、小一些的专题，着重锻炼细致分析的能力。进入30岁以后，学识渐多，视野渐宽，研究能力渐强，最好能有意识地选择层次较高的、综合性较大的课题来研究，着重锻炼综合的能力。缺乏前一种锻炼和能力，无法进入科研领域。缺乏后一种锻炼和能力，便无法进入高层次的研究。因此，初涉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人，要注意按照研究工作的规律，培养锻炼自己的研究能力，切莫操之过急。

有一些问题，由于条件不成熟，在一定时期内是得不出明确的、科学的结论来的。资料是条件之一。每一国家的核心档案都要经过若干年（20年、30年……）才公布。有些人的日记、备忘录等，要在死后才能被研究者利用。不利用这些资料，某些问题就弄不出个水落石出来。因此，某些现实中的问题，当代人无法研究清楚，只好留给未来的历史学家去探索。这是历史学存在的原因之一。即使是历史上的问题，有的在特定时间内已难以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譬如说，我们可以从各个角度研究汉代的农业生产水平，但至今还不可能得出汉代全国平均粮食亩产量的数字，因为没有据以得出科学结论的充足资料。现有的资料只是地区性的，而当时各地粮食亩产量差异极大。大部分地区，主要是粮食亩产量低的地区，没有关于粮食亩产量的记载。对于这一现实的或历史上的问题，一般地说，初学者不宜选。对于专家们来说，研究这类问题或许是必要的。因为，研究一番，至少可以提出问题，引起大家的关心，将来一旦条件成熟，很快就可以得出结论。有许多问题，如果没有人去探索过，人们怎么能知道它们属于“不可能（得出结论）”类型或是